



我心依旧

紫菀系列
纯情小说精品



辽宁民族出版社

1

手持半杯苏格兰威士忌，陈嘉洛沉思地望着眩目的台北夜景。三十层楼下的城市霓虹灯和蛇状的车阵在七月的湿气烟雾里，像是千万根闪烁不定的蜡烛。只有陈氏家族的财富才能让他坐在屋顶阁楼上亲眼目睹这般景象。生为陈学普的儿子，自小就在“金钱创造成功，成功创造金钱”的熏陶下长大。对了，还有权势，权势是最重要不过了。

饮干杯中的威士忌，他离开窗前。现在是午夜时分，一个小时前，胃酸的毛病就像脑里陈旧的想法似地在他胃里搅和着，真是高处不胜寒，他寂寞透了。

他走向吧台，自我厌恶的情绪高涨，他喃喃着，“陈嘉洛，你无创意。”他在杯里加多了一些冰块。今晚，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离开出去走走。

突然，他又想到别的事值得冥想一番，但是焦虑不安的心情让他在杯里的冰块上注入威士忌。他想要出去，那些鼓动者要是有心看出他的意图，他们一定会目瞪口呆的，而且会彼此踩在对方背上一夺他的位

置。

他整整领结，注视着眼前的威士忌，忽然他一点胃口也没有。疲惫不堪，这不正是他现在的内心感受吗？疲惫不堪，狂赌一番，狂欢一番，这不也是三十六岁成熟男人的专利吗？

他在有所计划中成长，在处心安排下努力工作，他拥有了一出生就准备接收的财富，也理所当然地将财富加倍扩大，以成为父亲的杰出接棒人。

这是令人心酸的事，不是吗？那一刻终于到来，陈学普——城堡的主人，就要步下陈氏企业集团执行总裁的位置，而他，陈嘉洛则要继承闻名的集团宝座。

高处不胜寒。他的心境好比一根唱盘专用的指针，而如何演奏完美的曲调就包在他的身上。他空洞的双眼主视着橱窗上摆设的每一样艺术品，它们是如此高贵完美，但是依然弥补不了空虚的心灵。古董陶器的价值是相当惊人的，小小一件陶器的单价足足可以养活一家五口一整年。他的周遭除了财富，还是财富。他生活在一个完美无缺、衣食无虞的世界里。

但是，他依然觉得孤单无伴，而且变得胆小懦弱，狭小的空间令他像要窒息似地喘不过气来。

一股强烈的欲望支持着他，他知道唯有如此才能征服内心的挫折感，他一个劲地冲出大门。他不知道

要去哪里，只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必须离开那个屋子。

不去理会电梯和大门警卫的好奇眼光，他拌擞地走在大街上。浓厚的湿气直扑他脸上，就像他肩上挥之不去的负担一般，他索性脱掉身上的礼服外套，连同颈上的领带一并丢入附近的垃圾桶里。

然后他继续走，低着头，双拳紧握放在口袋里，他向前走着。他走得很快，也走了好一会儿，但是他并不知道，也不在乎到底要走去哪里，直到——突然间，他感觉到有一根像钢铁似的棍子，冷冷地，尖硬地顶在他背后的肋骨上。

“这是个适合散步的晚上，不是吗？别停下来，瞧你穿得这么光鲜体面，继续往前走吧！我们保证不会弄脏你的衬衫的。”那说话的声音沙哑低沉，像是个不怕死的好汉。“还有，别把你的手放在口袋里，这样我才知道它们在干什么。”

嘉洛都照做了，他用眼睛的余光扫描四周，他明白这次的漫无目的的出游终要付出一些代价。这里并不是男女谈情说爱的地方，它是本市最偏僻、又最低级的地段；当然，这里难得会有穿着“光鲜体面”的人出入的。

“皮夹拿去吧！”他说道，一边缓下脚步，想试着感觉身后这位歹徒的体型大小，同时也注意到迎面而来

的是一条漆黑的巷道。

“哦，那当然，而且我要的还不只是那个皮夹，我和我那几个兄弟想要找个英俊的脸蛋来雕刻一下，就像你这个样子的也不错，嗯……兄弟们？”

“这群“兄弟们”突然间从漆黑的巷道冒了出来，一蜂窝地拥向嘉洛，将他逼进险恶的处境之中。

他准备迎战这群看不清脸孔的混混，还有他们亮出的尖锐刀刃。他们一共有四个人，每个人手持斧头，摆明是要嘉洛人财都遭殃的。

他知道他们的目的，但是一场打斗是少不了的。

“各位先生，你们四个对付我一个人也算不了什么好汉吧！”

这时笑声四起，显然为他们唾手可得的胜利而大笑。这群人怎晓得一对一的好汉的道理，他们就像一群发了疯的野狗，将无助的嘉洛团团围住，接着便是结结实实的毒打，群起群落的拳头外带着冰凉的刀刃进出，他不会有机会喊出救命。

粗暴的发泄在一声叫喊中停止下来。

“你听！他妈的，我要你们听，“混混们的大哥叱骂道，“有人来了。”

他们放开了嘉洛。嘉洛四肢一瘫，努力地想要扳回身体的一些知觉。躺在硬邦邦的人行道上。他的脸

隐隐作痛地贴着地面。

沉寂之后，紧接而来的是穿着马靴的脚步声，他的背脊也随之陈痛着，不过比起刚才的拳打脚踢来，他感觉舒服许多。

“你可不可以站起来？”

他想他可以的，不过他错了。他最大的极限是将胸口那股闷气吐了出来。

“嘿！兄弟，我从没当过什么守护天使，我也不是什么英雄，不过可不是傻瓜。那群混蛋就像苍蝇一样，不要多久就会再飞回来的。我不管你刚才做了什么事，你最好赶快起来，趁早离开这个地方。”

嘉洛努力地想要应声，但是他的肋骨像是着火似地裂痛着，一咬牙又把脸贴回水泥人行道上。

他心中有说不出的苦痛，却在这时听到，“为什么每次我都要自讨苦吃呢？”他咬紧牙根，试着借助别人的臂力来让自己的双腿站起。

“真他妈的笨蛋！”同样的讲话声音，听得出他是使劲地支撑着嘉洛的体重。“每一分钟都会有笨蛋出生，但是我们俩是最蠢的笨蛋。我呢，拚老命把你扛出这个鬼地方，不过丑话在前头，要是他们回头找人，我可就顾不了你了。”

“行——”这字花他不少力气，不过也算是完整的

表达。

“别说话，赶快走，我们现在可不是在逛大街。”



只要他稍稍一动身子，身上的痛楚真是无以言喻，就连订也在摇晃着。干净的床单，窗外的霓虹灯温和地闪烁着，屋里也衬托着温馨的安宁。还有一阵香味，清新甜美的花香味，那是他力图清醒的重要原动力。

舒适的花香味，好比在绝望的沙漠中撞见的绿洲。那是个女人的味道。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双温柔抚慰的手。他迷失在那温柔之中，他希望永远不要清醒过来。但是——他突然想看清这温柔双手的女主人，还有，她身上的味道足以让他一辈子难以忘怀。

这会儿当他努力地想睁开眼睛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克服另一波的苦痛。

“于文强，你总算有所知觉了。”她是在责骂他，可是却用那银铃般的声音说出，让人觉得舒服极了。她小心翼翼地在他额头盖上一条湿毛巾。“三更半夜地

跑到我这里来，又是血又是伤的。就像是一只被遗弃的猫咪，你受的教训还不够吗？”他满身是伤无力说话，否则他想要问问这个漂亮的女人，难道她认识他吗？可是为什么也叫他文强呢？虽然她一再不满地指责，但是她的手依然温柔。

她的声音也很温柔，就如同她身上的香味一般，像是能将他全身的伤口疗愈。

她是个特别的天使，因为天使少有这样的脸庞。她有着一张带有混血的容貌，似蜂蜜般的甜美；一双深邃有神的大眼，还有两片美丽动人的红唇，看来就像是不擅长指责人的模样。

他好想就这样看着她，然而想和做是两码子事，他的眼睛敌不过无力的精神，败阵下来地闭上休息。

缓缓地，他的意识告诉他，他的肋骨已被重重包扎，难怪他呼吸起来都格外困难。就算没被摔断，伤痕累累必定难免。

“不要动。”

她用双手温柔地按住他的肩膀，然后重新换条湿毛巾冷敷着他的额头。

随着她温柔的声调，他想要说声“谢谢”，但却也困难地无法开口，显然原本是他双唇的地方，已经瘀肿得无法开合了。

她倒是不客气地回了一句话，“把你的‘谢’字留给真的愿意接受的人吧！”

她又指责他了，但是他也再一次发现，其实她的关怀多过生气。

他知道失去知觉时总会赢得意外的备受关怀，但是为求心安，他想要再看清楚她的样子。他强迫自己睁开眼睛，并且执意要撑着点，这番意志上的奋斗，果真带给他成功的效果。

她的确和他习惯见到的女人全然不同。他生命中的女人个个像花蝴蝶般地穿梭在他的四周，她们需要完美的掩饰和名家设计的服装来扩张自己在男人心中的美好形象，进而跻身于上流社会。

他注意到这个女人，她和其他女人不同，而且她也不需要那些掩饰。没有争权夺利的意图，也没有隐密不轨的动机，他清楚地从她的脸上看出这些表白，就连她温柔的双手也表露无遗。

她是一个最温柔的女人，是天下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女人。纯洁、感性，不受外界影响，眼神中闪耀着处女式的纯真，从她的双眸可以看出她是个有爱心、心地非常善良的女人。

还有那股让人难以抗拒的美感。

当她倾身向他靠近时，他困难地咽了口气，身体

的下半部也泛着些许疼痛。

她的脸纯洁地像个天使，但是她的身材却像要引人犯罪般。她的胸部丰满圆润，想必不仅是个好情人，也会是一个好母亲。

优美的曲线、模特儿般的比例身段，嘉洛激动地想要触摸她，只可惜他现在没有半点力气。

他一定有呻吟喊痛，不然她怎会皱着眉头。晕眩的感觉再度来临，他努力地把她的身影留在他的眼底，他不想失去她，也不想再次陷入昏迷。

他徘徊不决，更不愿放弃心底的最后挣扎，他甚至强迫自己保持睁开眼睛，她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他不免要纳闷着。

莫非她只是自己在疼痛中寻求安慰时的假想？突然间，他急于想弄清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他伸手想要拨去她左胸前的长发……他的指尖终于有了踏实的感觉。

手抚着她的秀发，清新的花香味迎面而来，他顽皮地将那丝缎般的秀发轻放在自己唇上。

“你就是这个样子。”

她喃喃着，听出她原本是要生气的，她拨开他的手，然后开始清理着他膝盖的伤口。

“瞧你喝得醉醺醺的，把自己搞得半死不活，文

强，你只有这个时候才会需要我，对吗？”

文强？

为什么她一直叫他文强呢？他有点生气，不高兴她以为他是文强而照顾他。管他谁是文强，反正他现在只是个傻瓜。不过眼前这个女人如此美丽，他不难想像任何一个男人都会要她的。突然肋骨部位一阵刺痛，好像是在提醒他不要胡思乱想。

名字……他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还有……他是怎么躺到她的床上的。这应该是她的床没错，淡淡的清香，干净的床单，还有缀着蕾丝边的香软枕头。

他觉得自己有点不行了，他开始担心没来得及问明她的名字就要昏去，甚至没弄清她是否真实存在，因为她是如此的特别，和他过去交往的女人大不相同，他要知道她是真的不一样。

他试着要问她的名字，可是说不出话来。他张开双唇再试一次，但是只听到自己呻吟出声，一会儿就投降在黑暗的包围之中。



天亮了，身上的痛楚依然存在，嘉洛感觉周遭无人相伴。他闭着眼，努力想着她的身影，期待她在房里出现，在这床上出现。

温柔的眼睛，纤细的双手，还有清新的花香味，那是他强烈的记忆，苦心的追求。

“看样子，你并没有死。我还正担心着怎么处理你这笨重的身体呢！”

嘉洛听到一个低沉的男人说话声，他本能地偏着头望去，但是全身又是一阵疼痛。

当他的意识稍稍集中，他试着看清楚这位站在他床边的男人。慢慢地，影像逐渐模糊，他不免要担心自己的视力在遭到袭击之后是否有所影响。果真，他吃力地摇着头想要再试一下，无奈厚重的眼皮依然重盖下来。

他使劲地再睁开一次眼，这次他终于看清楚，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男人，那男人和他一样有着深沉的眼眸，锐利的眼似乎要将冰雪划开，同样也像极了嘉洛自己的模样，也就是一般人公认玩世不恭的神态。

嘉洛笑了，那个男人也笑着，就是那种别人常告

诉他足以迷倒全台湾女人的微笑。

相像之处不仅于此。他的鼻梁挺直、线条分明，有着无比坚毅的嘴形，就连下颚也有着小凹口，至于头发也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一样的模式，只不过那男子的比嘉洛的稍微长一点、杂乱一点。

端详着这个男人，嘉洛试着要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昨几个夜晚时分，他还以为自己已经死了，甚至还看见了天使。

也许他是真的死了，因为他现在所看见的这个男人，是不可能和他存在同一个世界上的。

背部脊椎一阵刺痛，他知道他伤得很重，但是还活着。也就是说，眼前这个男人，和自己长得相像的男人，真的和他脊椎上的疼痛如假包换。

他沉默地看着那男人好一会儿，那男人用拇指扳着腰上皮带，斜着脸对他苦笑着。

“是场意外，是吗？”那男人一口浓厚的沙哑腔调。

意外？一点也没错。嘉洛心想着，但是他仍然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是什么人？”低哑地发出声音，像是连舌头都被打肿了似的。

“我可不是你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你心里该不

会这么认为吧！”

倒有此可能，嘉洛自认为如此，不过眼前这个男人是活生生的总没错。

“是不是有点吃惊？看到一个跟你长得很像的人，但是又有点怀疑这究竟是真是假？”

吃惊？可不是吗？嘉洛仔细地看他，如果这个男人也有六呎二的身高，看来是有此高度，然后 再加上一百九十磅的体重，那真是再巧合也不过了。

他的记忆也在此时逐渐恢复，“是你……是你昨晚救了我。”

“没错。所以你的记忆力并没有丧失，这倒是好现象，而且看来你恢复得还算快。我是于文强，你就不用起床跟我握手了。”

说完他的嘴角浮现出顽皮的笑容。

于文强。好熟悉的名字，他立刻想到那位有着深褐色眼睛、温柔双手的美丽女子。他马上抬头四处张望着房内各角落。

“她不在这里。”

文强给了他心中疑问的答案。

所以他的小天使，管她究竟是谁，总之她是真实的一个女人。他并不是作梦，这时他松了口气，庆幸这一切全是真的。

“她？她是谁？她在哪里？”

“她叫云蔓，她上班去了。”

“云蔓？”他重复道，多美的一个名字，就像他记忆中的那个女子一样特别、细致、动人。

“桑云蔓。”文强犹豫了一下，然后又加上一句，“她是我的朋友。”

嘉洛咽了口水，并且用力地吸了口气，希望因此能帮助他想起更多的事，果然奏效地让他脑海中浮现另一个记忆，他的天使叫他文强。如今站在他床前，现在正盯着他看的这个男人自称是于文强，嘉洛好不容易理出头绪来，“她……云蔓以为我是你。”

文强感觉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是啊，昨晚我没有时间留下来介绍或解释，而且她昨晚也应该要在医院值大夜班的，没想到也竟然提早回来了。总之，她是见到了。”

嘉洛试着将这段说明连贯起来，但是想起来就头痛，连呼吸也困难重重。不过，能够从沉睡中苏醒是一件再愉快不过的事了。

至于文强，他说话的兴致到是被提起来了，“你要是躺在街上，恐怕活不到隔天早上了。刚好云蔓的住处就在转角不远的地方，所以我就把你带到这里来。”他摸摸下巴，接着又说：“本来我打算在她中午下班前

把你弄离开这里的，谁知道她突然回来了，而且她见到你躺在她床上。我还以为这么做没有人会知道的。”

嘉洛皱着眉头，像是所有的记忆已经回归大脑，重新组合完成，“可是她看到她的床上躺着一个受伤的男人时，她似乎一点也没惊讶。”

文强懒洋洋地答道：“那是因为她以为是我受了伤，躺在她床上。”

嘉洛笑问着，“这时常发生吗？”

另一个也微笑答道：“太多的偶尔就算是时常了。”

嘉洛瞅了他一眼，心中有些许的嫉妒，为何云蔓这位漂亮的女人要对文强如此温柔舒服呢？

心里丰起了个疑问，顿时仿佛头部缺氧似地昏眩，他连忙深呼吸一口，也让他受伤的肋骨舒服一些。“你知道，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你自己可要想办法下床，活动一下筋骨。”文强一脸笑容，“厨房里有咖啡，我想你应该有办法走到那里的，撑着点吧！”

嘉洛望着文强的背影，吹着口哨走出了卧房。

文强说得没错，他必须起床走动。掀开身上的被单，他咬紧牙，一时时地挪动身子，好不容易坐起身子。他吐了口气，一面鼓励自己要拿出拳击手的运动精神，他小心翼翼站起，克服重重困难，缓缓地拖着身

躯来到了厨房。

文强用那几乎是同情的眼光看着嘉洛走进厨房，然后全身瘫坐在餐桌前。他递给嘉洛一杯热得冒气的咖啡，然后自己两腿一抬，脚上的马靴正好架在餐桌边缘。

咖啡香味的确有些许振奋的作用，他迫不及待地不等它稍凉，就想一口喝下。

文强一边用看戏的心情注视着嘉洛，一边侧着身，以便从裤子口袋掏出东西来。

“今天早上在垃圾桶附近发现的——”他拿出一个皮夹，并且放到上，“从上面的身分证看，这东西应该是你的；而且从你住的地址看来，你应该是从来就没听过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你也不应该一个人跑来这里。”

虽然文强一副牛仔的潇洒姿态，而且并不十分热情，但是面对他，就像嘉洛看着镜中的自己一样，其实两人的说话神情还有几分相似。

“很邪门？是不是？”文强拿起嘉洛的皮夹，仔细看着他身分证上的照片，“如果你脸上加点胡子，或是把我的胡子刮掉，那我们两个人就几乎没什么不同了。当然，如果要比较资金财富，那我们可就差了十万八千里。”